



韓文卷之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
衆口蹻蹻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
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音我於
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壟邦其傾矣既鄉校不
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
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
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虜四海
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

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

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三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當沒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滔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

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敦宰相又敦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旣而讒言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

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旣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克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

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虵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

韓文
卷之十三
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
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
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
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
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
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
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
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
不放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
救而且窮也將其創平聲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

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
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
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疆兵坐而觀者
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
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
閒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
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
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疆留之具食與
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
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
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

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
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
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
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
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
事嵩常在園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
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
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
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
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

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
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
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
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
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
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
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
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
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
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群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吾侯之產茲土也父矣今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奮肆姁音媮媮音媮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

今不忘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翮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宜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鼯童音啍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

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董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
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
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
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
公是宣河之云云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
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
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
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樵翳却立而視之出者
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音蛙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

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
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
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
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
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
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
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
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
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
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
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

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
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蟻狝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
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飮聞而馱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
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
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
遂刻石以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毗以
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
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
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閱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

然嘗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
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
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
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
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
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
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閱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
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
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
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
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墮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

觀馬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

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斲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馬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劔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盞笠筐篋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狐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旣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日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輩慢必曰丞至以相警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禁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

而丞負余則盡拚^音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
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楠與瓦墁治壁悉書前
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
號號循除鳴斯立痛掃旣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
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
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
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
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
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

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
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
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
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
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
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
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
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
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去聲在席酒半合
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

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楹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

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韓文卷之十四

雜著

鄆州谿堂詩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音運曹濮音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襄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轉音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

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推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備心罷音疲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旣饗其從事

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蠹節根之螟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音音而磔之凡公四封旣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

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
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
瑟公既賓贊稽經誼律施去聲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質質
切苾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斲遺此邦是
庶

貓相乳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飲於
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
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
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
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理陰陽

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兄弟弟雍雍
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
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愈時獲
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
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
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
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叙之爲貓相乳說云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
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
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
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
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
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
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
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
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
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
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
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與將

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
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
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
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
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
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旣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
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旣廓如也今其書
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守者何事其不合
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

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

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于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

以門地勲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
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
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
相之事有不可乎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
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
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
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
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
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爲健乎又曰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旣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
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
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饑寒之患然後可以行
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
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
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
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

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辯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竣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僊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僊者妄矣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
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
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
大夫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
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
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
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
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
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
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

不爲不孰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
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
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聞其
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
爲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
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
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
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
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
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

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翹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

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

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音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

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

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

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旣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旣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旣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

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彛盪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

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墮壞其本業
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賤而齋郎之實猶在齋
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
則不可爲已又况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
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
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
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
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
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

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
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
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
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
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
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
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
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
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
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
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

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

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

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曰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

韓文
卷之十四
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

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慙慙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

數一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
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
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
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
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
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
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
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
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
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
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
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
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
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
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
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
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
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
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荅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
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

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
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
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釋老
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也
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
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
所言焉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一家有年矣不
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有
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
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
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三十而立四

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
求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
與人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
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若商論不能下氣
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
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
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
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
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

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嘒嘒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

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年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

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韓文卷之十四終

韓文卷之十五

書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

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子符離睢上及秋將
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
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
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
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
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執惟侍奉吉
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罷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
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
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

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
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瘡瘍侵加喘喘焉無以
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
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
以鈞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
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
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
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羅
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
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耻而不
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

之事業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
閣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
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愛國如家如
閣下者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
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
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菟亡魄
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
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
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

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
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天馴
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
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
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
請試辨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
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
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附麗也不在農
夫之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

之嘉名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

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發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

韓文 卷之十五 四
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
亦有可采千黷巖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
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
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
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
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
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
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
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
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
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
接言語心固已相竒但不敢果於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
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
來不多與人還徃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
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
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翱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
兄甚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况又崔與李繼
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

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壘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

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竒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

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
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爲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然尚有
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
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
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
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
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
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爲耻實慮陷禍故前者
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
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僂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
宜敢以病告鳴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
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
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
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
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眞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
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
嫌疑改前所爲以自踈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
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姝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

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
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
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
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
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昨
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
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
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
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矣雖然豈敢生疑於
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黷鳥敢黷
徒敢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閉蓄

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
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
唾無一分顧藉心顧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
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韓文卷之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
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
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
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
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
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
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

章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人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

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鷄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揚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對竒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講音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瀟洒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

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徃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徃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

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後狃

韓文 卷之十六 八三
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

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于蹟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

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

位者之爲耳非夫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

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

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閣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

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答侯繼書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音與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

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旣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旣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

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

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
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
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
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
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
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
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
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
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
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
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
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
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
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
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
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
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
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
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
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

漢文 卷之十六 九
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几幾獻而足几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荅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

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

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重答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

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况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皦皦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翔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

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竒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

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慙覲再拜

答李秀才書

愈曰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

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况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陳生書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

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盡

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欺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愈白

與李翱書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予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

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于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

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爲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爲之依歸而又有簞

韓文卷之十六終
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
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
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
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韓文卷之十六終

韓文卷之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
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
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
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
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
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
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
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

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

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遂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韓文
卷之七
一
答胡生書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
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愈不善
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
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
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
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
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
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
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
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其辛苦

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旣不變矣戒生
無以示愈者語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
友二篇比舊尤佳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
如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
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
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
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
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
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接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

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肖諂
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肖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
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
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
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
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
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
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
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肯
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
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

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
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旣不足以語之
磊落竒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
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
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
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
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
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
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

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與

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旣謂能蘧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

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音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

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

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如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

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荅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

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

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
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
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
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
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
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
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
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
而來也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

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
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
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
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
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
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
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
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
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
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
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

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胸臆之間而以之顛
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
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
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
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
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
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
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
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

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
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
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
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
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于世不知
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
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
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
其業有張籍者年長于翱而亦學于僕其文與翱相上下
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于寂寞之
道以之爭名于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于此故復

發憤一道愈再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于左右其足跡接于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于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

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

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荻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

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爲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于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韓文卷之十七終

韓文卷之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
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
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
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爲王爪牙爲
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
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
之顧遇哉赫赫乎泂泂乎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
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

韓文 卷之十八
一傳音轉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然而未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采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書閤下之功德

天下之金石不足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者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爲容懼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耻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閤下其無以爲狂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爲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

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
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
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
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
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
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
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
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
之耳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
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
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
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獯獯之笑者蓋十
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
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
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
遇之孰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
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
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
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有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
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

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徃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

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

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答殷侍御書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感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踈踏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縻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疆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爲多

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爲大幸况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

韓文 卷之十八 五
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
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
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
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
使一世人不肖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
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
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
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
悚無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

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
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
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
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
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
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
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
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
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
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

韓文
卷之九
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習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

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玉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寤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

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
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
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
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
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
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
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
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
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龍

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
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
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
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
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
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
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
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
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
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
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

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
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慕仰風味未嘗敢忘使至連辱兩
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綢
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爲益
深勤企豈以愈爲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
數愈於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
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
今旣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
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去心期之無已

以報見待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柰
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傳曰君子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
厭飫者祇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荅元侍御書

三二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
祿山必反即詐爲啗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
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
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
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
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貞安而樂之者謹
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

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
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
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
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
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窮而
足下年尚疆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愈旣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韓文卷之十八終

韓文卷之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
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不知所喻舊與孟
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
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
永久之賴孟氏兄弟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
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
不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
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

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

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小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竒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橐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脩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

韓文
卷之十九
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躋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能罷羆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

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
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
是道閭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
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
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
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
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
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難難以有功若召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
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閭下以爲
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
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荅魏博田僕射書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卽日愈蒙免蒙恩改
職事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
善十一郎行已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
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
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
問稍簡遂敢自踈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
間粗述下情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慚
悚僕射公忠賢德爲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異滋甚謬承
知遇欣荷實深伏望昭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戀

韓文
八卷之十九
四
謹因使廻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
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懦弱
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荅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卽
獲侍言笑東望殞涕有兒女子之感獨宿直舍無可告語
展轉歔歔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
下居之則爲失所愚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
以踈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
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爲國
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荅友人書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
丞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
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爲歟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
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人見
近事習耳目所熟稍殊異卽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
君使行卽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
是實若別差人卽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
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
自修報狀不得伏惟照察

貞元送陸欽州詩序

貞元送陸欽州詩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朝
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咨涕洟咸以爲不當去歙
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
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歙爲富州宰臣之所
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
涕洟以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
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
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歙此大惠
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
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
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
後言其訶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
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
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
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
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其必有不得
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
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

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脊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

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鄧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

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若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吏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旣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旣遷

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荅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與益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旣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

居安之間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旣陳肴羞惟時醴筭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襲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翺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
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
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
下也下之人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
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
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
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
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
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
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
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

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
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
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
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
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
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
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
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
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
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
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

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耶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
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
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
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
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
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
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
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
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
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窟鬼神守護兮呵禁
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
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
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
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
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
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
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
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

韓文
卷之十九
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立奇
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
於大官也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
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韓文卷之十九終

